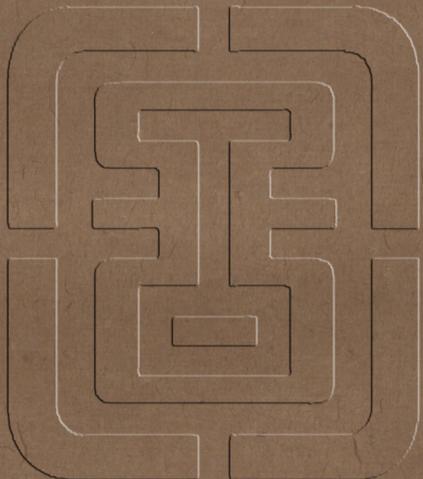




911



歐陽文忠公文集

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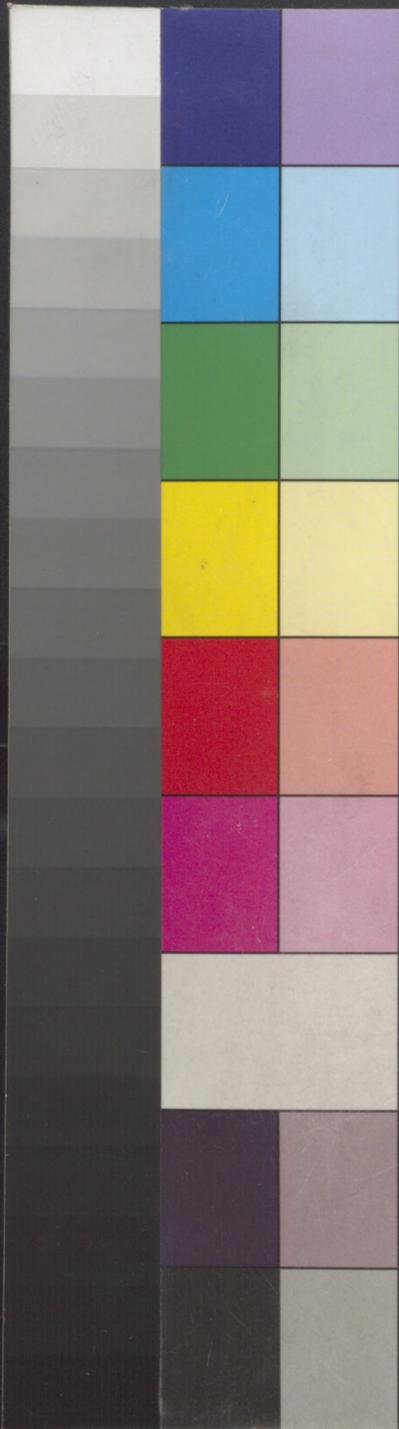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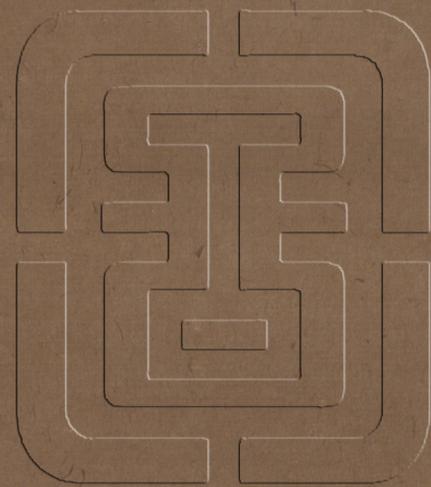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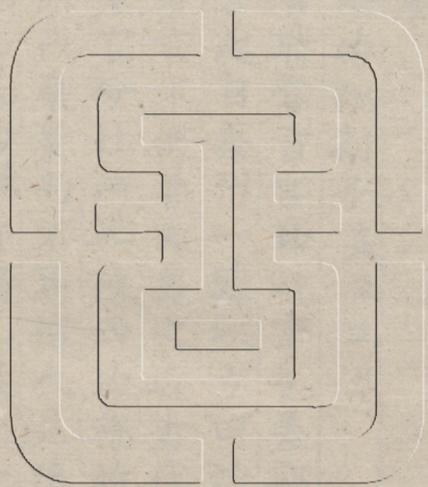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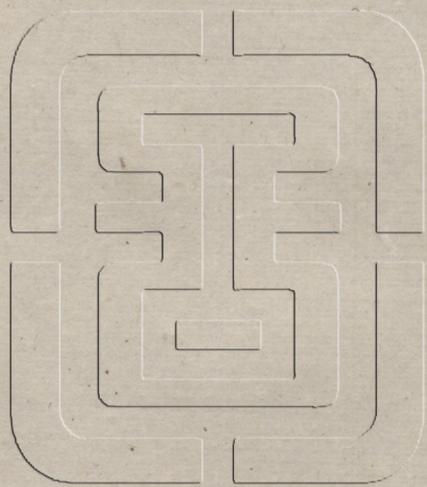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奏議卷第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三

樞府

論均稅劄子 嘉祐五年

臣爲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蒙朝廷  
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  
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  
稅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  
戶虛驚所伐桑棗尚不爲信次見陝西州郡有上言  
歲儉民饑乞罷均稅有稍已疑此一事果爲難行而  
朝廷之意決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

人戶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  
上言雖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  
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  
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只則一作以見在稅數量  
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  
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催數內均減重  
者攤與冒佃戶却別此一無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  
本一作意而民所以喧訴也又聞澶州諸縣於有見  
今實額管催數外將帳頭自來椿坐有名無納及有  
字大開閣將行二無兩項遠年稅數並係祥符景德已

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椿管虛數並攤與見今人戶又  
聞以地肥瘠定為四等其下等田有白蠟帶鹹地并  
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可此一無殖地並一例均攤  
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煎鹽且河北之民自  
祖宗以來蒙賜恩卹故行鹽不此一無禁只令據鹽斤  
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豈祖宗  
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係禁鹽地  
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使此一無民何以納也澶衛  
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一作謂所均  
稅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

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忘大害爲國歛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可不爲救其失哉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如朝廷本議將實催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乞差檢討官校國史劄子嘉祐六年

臣前爲學士日兼充史館脩撰竊見本院國史自進本入內後官守空司因具奏陳乞降付院收藏以備

檢討尋準朝旨於龍圖閣寫本關送本院令修撰官躬親對讀修改其國史尋已寫了竊緣本院元有修撰官三員後來孫抃及臣相次別蒙差任今止有胡宿一員其未經對讀史一有國卷數尚多竊慮寫下多日闕官校對久不了當漸至因循欲乞添差檢討官三兩員同共對讀早冷子當況檢討官檢閱本朝故事亦是本職仍乞不令漏泄今取進止

論牧馬草地劄子嘉祐六年

臣爲學士日兼充群牧使朝廷以馬政久弊差吳中復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改史一有爲未見得牧地善

惡多少難為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  
臣遽蒙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未了事件  
臣有愚見方欲條陳今聞諸監所差官各將前去竊  
緣監牧帳舊管一作管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  
弊積久為民間侵占耕種年歲已深昨已曾差高訪  
等根括打量人戶多稱父祖世業失却契書無憑照  
驗但追呼搔擾而已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為  
追擾未見其利民先被害臣今欲乞令差去官只據  
見在草地逐段先打量的實頃畝明立封標界至因  
便相度其地肥瘠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改更候逐

官曰日令相度牧馬所據利害擘畫申奏其已為民  
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  
與民耕豈可却根究已耕之地重為搔擾至於民間  
養馬等事利害甚多臣當續具奏聞其不根究侵耕  
地土一事伏乞先賜指揮今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嘉祐六年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眾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  
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  
凡事關大體必須眾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  
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

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

一作豈敢

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

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

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

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

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

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

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並朝各有本末前後

言事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

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

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

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

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

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

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

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

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一有時諫人主者易

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

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

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

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

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  
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  
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  
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  
故凡明言于外不使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  
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  
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  
陰有奏陳一有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  
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  
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

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  
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  
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  
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  
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  
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  
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  
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  
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  
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

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一作誨進一有新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考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一有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

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思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一字無十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

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此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

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政府

舉劉攽呂惠卿充館職劉子

嘉祐六年

臣伏見前廬州觀察推官劉攽辭學優贍履行修作

清謹記問該博可以備朝廷詢訪前真州軍事推官

呂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

士並宜置之館閣以副聖朝養育賢材之選臣以庸

繆參聞政論無能報國敢舉所知其劉攽呂惠卿欲

望聖慈俾充館閣之職如後不如舉狀臣甘同罪取進止

論祠祭行事劉子

嘉祐八年

臣近準勅差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竊見有司行事不合典禮據開寶通禮當先引行事官於東壝門外道南北向立次引入壝門就壇東南位西向行事蓋即事有漸自外而入於禮為宜今却先引行事官於壇下卯階之側北向立次引東行向外就行事位由內而外乖背禮文臣遂於本院檢詳蓋是往年撰祀儀之時誤此一節今據祀儀四時及三一作王五帝上

辛祈穀春分祀九宮朝日高禘孟夏雩秋分夕月仲  
秋祀九宮貴神季秋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臘蜡夏  
至祀皇地祇及孟冬祭神州地祇凡一十七祭並係  
大祀一例錯誤並合改正依開寶通禮兼禮生贊唱  
生疎多不依禮文臣伏見朝廷近年新製祭祀器服  
修飭壇壝務極精嚴而有司失傳行事之際於禮繆  
誤伏乞下禮院詳定依開寶通禮改正祀儀及教習  
禮生使依典禮以上副聖朝精嚴祀事之意今取進  
止

論逐路取人劄子 治平元年

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  
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  
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  
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  
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  
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  
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  
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  
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  
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

者不變法令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  
區區欲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  
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  
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  
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  
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  
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  
經學者各因其材性一無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  
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  
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

家方以官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  
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  
二三千人處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  
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  
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  
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此一字無是已裁抑者  
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  
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  
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  
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

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

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比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二無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導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

能為患則已苟可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  
起於東南者甚眾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  
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  
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一作牢籠不逞當  
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  
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  
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虜換士風傷敗善類  
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  
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  
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

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  
論苟不能為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  
人主則厚顏尸祿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  
乞賜裁擇

乞獎用孫沔劄子 治平二年

臣伏見諒祚猖狂漸違誓約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  
歲之間必為邊患國家集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  
曆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  
幾惟尚書戶部侍郎孫沔尚在西事時沔守環慶一  
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嘗出兵又不過敵故未

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  
於一方至今邊人思之雖世不乏材朝廷方務推擇  
若求曾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汚者汚今年  
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況所用  
者取其智謀藉其威信前世老將彊起成功者多汚  
雖中間曾以罪廢棄瑕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  
乞朝廷更加察訪如汚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獎  
用庶於擇人一作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

奏議卷第十七

英宗實錄所載乃御文但於孫汚姓名之上添致仕二字又國家無備作朝廷禦備

論均稅劉子河北之民意疑是民之意  
論遂路取人劉子臣所區區所字下脫以字

此卷凡言一作者乃善本而正文反可疑如論臺  
諫宜牽復劉子正文云從誨入臺未久一作以為  
呂誨新進又正文先云前年韓絳言富弼後却以  
為去歲故一作無後段十一字論祠祭行事劉子  
正文云四時及三王五帝一作以三王為土王擊  
之類皆當以一作為正已刻板難盡易書示後人  
使知所擇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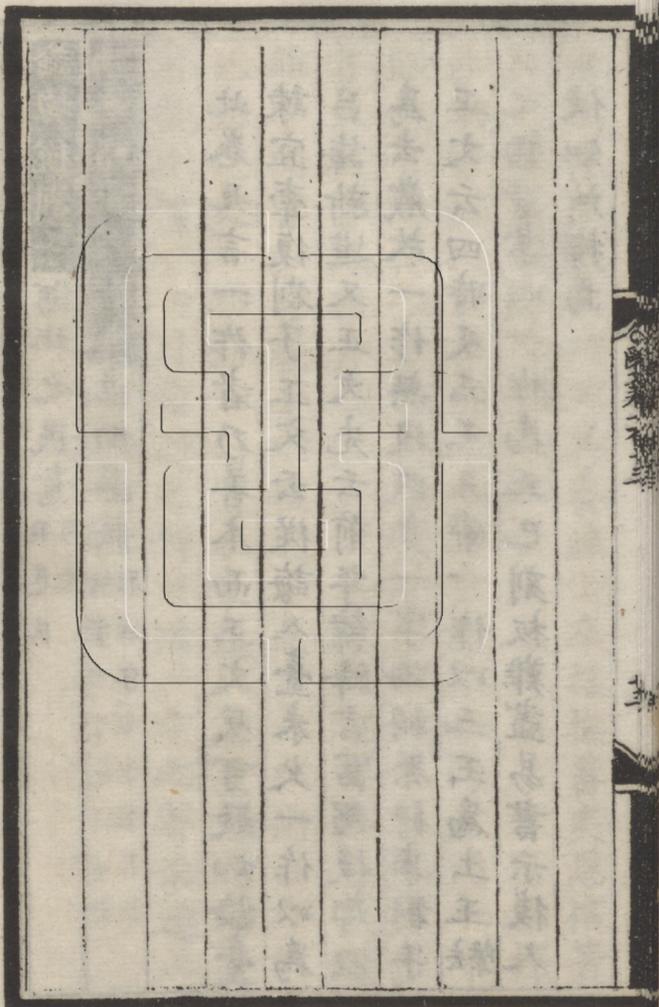
奏議卷第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四

政府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治平二年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此字無必為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敵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為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



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  
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欵而我惟  
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  
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  
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疆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  
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  
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  
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  
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  
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

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  
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

此無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

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疆弱以見勝敗之

形也自真宗皇帝二字無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

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

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

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一作戰

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頽而元昊勇鷲桀黠之虜也其  
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爲

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日一作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

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蒼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

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

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

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無

此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

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

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頽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

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

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

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

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

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築黠新

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

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

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

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收後功

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算係繫諒祚

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

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

永絕邊患此臣竊一作內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  
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  
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貪利  
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為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  
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  
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  
皆失爾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  
長二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路分為州軍者又二十  
有四而州軍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  
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

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  
雖多分而為寡彼衆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  
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  
路大將所謂戰此一字無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  
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  
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  
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一作能自守是謂攻守  
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  
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  
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

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此一字無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被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

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重一作審蓋欲攻點虜方疆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一字無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此一字無定大計凡

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此字無所宜可先知者悉  
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  
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為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  
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且嚴  
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  
其反書朝奏則玉師募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  
技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  
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  
捷之威使其字知中國之疆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  
之亦以出攻為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爾無

此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  
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  
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爾

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同前

臣近曾上言諒祚為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  
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  
蒙降出施行臣竊見慶曆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  
翫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  
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為  
痛心今者諒祚以萬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間

掃蕩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挫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媿俛首懷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國辱此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閑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

目前然後制以神機睿略責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機之繁既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二字無等日所進呈又皆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曆之初矣近者韓琦曾將慶曆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蓋琦亦患事未講求假此文為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多日亦未曾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臣亦昨日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恩

未許其去既使在其位人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祿  
厚顏何以自處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無一  
二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  
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今取進止

乞補館職劄子治平三年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  
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  
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  
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  
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

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  
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  
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  
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  
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  
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  
不以崇儒勸學為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  
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  
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  
務一作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為

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一作列如別奏一作劄欲望聖慈因宴問之餘一迂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聖字意今取進止

又論館閣取士劄子同前

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為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翰林學士謂之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謂之外制今并雜學士待制通謂之兩制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採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以優游養育以獎成之亦不失為佳士也自祖宗以來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十常八九也祖宗用大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廣故所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養之其傑然

而出者皆為賢輔相矣其餘不至輔相而為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也只自近年議者患館職之濫遂行釐革而改更之初矯失太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嗟國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遷擢或老病死士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疇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察初拜命各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歷任繁難久次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為間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任回方得試九五七次科場未有一人中第三等

者其餘等第並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關則於簿內點名召試其如館閣本無負數無有關時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疇勞帶職一路尚在爾

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為館中書籍久不齊整而館職多別有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別置此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讀所以先令作編校二年然後升為校勘珠是館

職為校勘四年後升為校理始是正為校理又一年方罷編校別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廢今議者遂只以編校為取士新格往時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為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內仍每七年方遇一員一有精關而補一人以此知天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人進擬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

常格而獎拔之今負文學懷器識磊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未為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且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二亦不為無益矣況中人上下養育獎成之不止十得一二也

薦司馬光劄子

治平四年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謹言嘉詔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為言五六年間言者雖

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為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為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困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青州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 熙寧三年

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為非而朝廷深惡其說臣煩聖慈一作命有司具述本末委

曲申論中外以朝廷本為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播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

不知周官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諭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盖二分之息以為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

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

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  
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  
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  
爾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  
多若纔遇豐熟却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  
歲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  
本料送納者或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尚  
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俵錢一作數則  
積壓一作轉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戶遇災  
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

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次料錢如此則人戶免  
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扑催驅官錢免積欠一作欠  
失陷

一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戶為患所以朝廷屢  
降指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  
諸路各有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  
俵散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  
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散  
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為失職  
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為弛慢不才上下不

得不逸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也由是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少散之不得一作須要盡數亦不必須要闔縣之民戶戶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前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羣臣乞行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羣議追還新制一

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繫目下利害如臣畫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今取進止

言青苗第二劄子 同前

臣近曾奏為起請俵散青苗錢不便事數內一件乞遇災傷夏料未納及不係災傷人戶頑猾拖欠者並更不俵散秋料錢數至今未奉指揮臣勘會今年二麥纔方成熟尚未收割已係五月又合俵散秋料錢數竊緣夏料已散錢尚未有一戶送納若又俵散秋

料錢竊慮積壓拖欠枉有失陷官錢臣已指揮本路諸州軍並令未得俵散秋料錢別候朝廷指揮去後一作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請災傷未納及人戶拖欠不納者乞且不俵次料一事外臣今更有愚見不敢緘默臣竊見自依青苗錢已來議者皆以取利為非朝廷深惡其說遂命所司條陳申論其言雖煩而終不免於取利然猶有十說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見若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相接之時雖不人戶闕之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以為惠政一作尚有說焉一作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

戶不之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爾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使人戶積壓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欲望聖慈特賜詳擇伏乞一早降指揮奉取進止

舉宋敏求同知太常禮院劄子嘉祐二年

臣等勘會同知太常禮院張師中近被朝命差充兩浙提點刑獄伏見太常丞集賢校理宋敏求文學諳多識故事家藏古本書史禮樂制度記傳尤多禮官博士每有所疑多就之質證其人見是知州差遣資望不淺臣等今保舉欲乞就差充同知太常禮院

一次如後不如舉狀臣等甘當朝典今取進止六月  
日  
右公在翰苑時薦宋敏求奏劄得之汪逵既云臣  
等則非獨薦或公自草或止預名不可知也

奏議卷第十八

論館取士劄子先朝一作先帝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若纒一作若纒

公奏議十八卷總一百六十三篇仁宗實錄李燾  
長編因事而書者八十有八其間論峭厲者一  
論陳洎王倫水洛城者再論修河者三以按集本  
類多增損蓋自古史官往往於制誥奏疏時有修  
潤長編則又本之實錄故其語欲簡其事欲首尾  
相貫此其所以異同比公元文殊不敷暢當以集  
為正

奏議雖以年月編次間有論事在前降旨<sub>在後</sub>尚  
或疑混未能盡正覽者詳之  
衢州刻公奏議十八卷如辭免遷轉丐去乞休致

之類皆在焉已移入表奏四六中韶州從諫集八  
卷諫院奏疏也公家書目無此名合併入奏議二  
若總十八卷仍以公歷官先後為序凡兩州印本  
頗經後人輕改今悉為考證讀若審之可也

河東奉使奏草卷上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五

畫一起請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擘畫糧草合有起請事件今具畫  
一如後

一臣伏詳勅旨本為河東民力困乏差臣擘畫利  
害竊慮州縣未體朝廷之意因而搔擾臣今欲  
乞特降聖旨指揮下河東路候臣到彼不得令  
官吏及諸色人出城迎送及不得作樂進席  
一臣準勅計置擘畫河東一路經久利害竊緣河  
東地分闊遠山川險絕竊慮僻遠之處不能徧

至又緣本路文武官吏不少內有久諳彼處民情事體者或在不當驛路守官致臣無由見得臣今欲乞許臣採問官吏就近召與相見所貴詢訪兵民利病仍慮有合行事件亦乞於本路選擇幹事官員暫差勾當

一臣所授勅只是與轉運司計置擘畫邊上糧草竊緣一路州縣賦租戶口兵馬錢帛及公私財用利害要見本末文字竊慮所在不盡時應副仍乞指揮一路州軍凡有取索文字並令畫時應副

一臣伏見國家自兵興以來言事之人多陳利害竊慮有前後上文字人內有陳河東一路事宜所言大體利害詳明朝廷未暇施行者乞於中書樞密院檢尋所上文字付臣看詳到彼參驗利害可否回日聞奏

一臣準勅除擘畫糧草外竊慮更有可以因便勾當事件伏乞令中書樞密院畫一條目付臣施行取進止

辟郭固隨行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路計置經久利害伏見新授寧州

軍事推官郭固熟知沿邊兵民利害曾隨韓琦奉使  
陝西近差充涇原路參謀見未赴任臣今欲乞暫將  
帶本人隨行候臣回日令一面發赴本任如允臣所  
請乞降朝旨指揮取進止

免晉絳等州人戶遠請蠶鹽牒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  
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  
路遙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  
者右具如前今欲牒州候牒到日請不移時疾速詳  
前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

送納鹽錢不請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  
姓各令逐便不得勒抑監催須令前去免使麥蠶農  
忙之際虛勞百姓遠路艱辛兼當所已具一面施行  
奏聞仍請具已施行公文疾速入馬遞回報當所不  
管遲延住滯者

同前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  
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  
路遙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  
者右具如前當所雖已牒晉絳慈隰等四州請詳前

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送納鹽錢不請三门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各令逐便不得抑勒監催須令前去竊慮百姓已到解池及前去未遠今欲牒解州安邑知縣請詳前項事理如是請鹽百姓見在彼處請就近告示逐人如依舊送納鹽錢情願不往三门請鹽者各令歸本縣仍希已施行公文回報當所者

相度併縣牒

當所體量得潞州八縣內屯留黎城壺關三縣地居僻遠戶口凋零全少詞訟盜賊逐縣虛占令佐及諸

色公人色役今欲擘畫將三縣併省分割入隣近縣分可以寬減民役兼省吏員須議差官相度利害者右具如前本欲牒上黨縣節主簿請詳上項事理躬親徧往屯留等縣相度地里遠近接連疆畔就近可以分割併省利害務令人戶穩便仍具可以分併地里畫成紙圖及取索逐縣見在戶口賦稅見役諸色公人數目畫一開坐連申無致鹵莽者

同前奏狀

右臣近自威勝軍至遼州體量得遼州州界東西二百五十里南北一百五十九里所管戶口主客二千

七百餘戶地里人戶不及一中下小縣而分建一州  
四縣內榆社縣主客一千七十二戶其餘遼山縣主  
客五百六十九戶平城縣主客六百一十八戶和順  
縣主客四百五十九戶各不及一鎮人煙及潞州管  
內八縣亦有似此地里絕近人戶全少處虛立縣名  
枉占官吏每縣曹司弓手手力解子之類各近伯人  
外別有供應本州廳子客司承符散從及本村里正  
戶長耆長壯丁色役人戶凋零差役繁重以臣相度  
可以將帶就近分割併省庶使減省官吏寬紓民役  
緣臣時暫經過竊慮不盡民間利害已密牒知遼州

國子博士蓋平上黨縣主簿鄒唐等審細相度可與  
不可分併利害臣今前去所過州縣除邊防要切縣  
分外其餘地里迫窄人戶凋零絕然小縣有可以分  
割併省者並欲隨近選差幹敏之官密切先行相度  
可與不可分割利害候臣奉使回日別具條陳敷奏  
次

倚閣忻代州和糴米奏狀

右臣準中書劄子節文臣寮上言勘會忻代二州裏  
外分配博糴斛斗共致萬餘碩即今催納方及二分  
今來已是五月粒食踴貴之際民間斛斗甚是難得

欽乞朝廷特賜<sub>臣</sub>許將已支絹帛及大鐵錢合納米粟特與倚閣候將來秋成一併送納奉聖旨令臣與河東轉運司同共相度施行者臣尋至忻代二州取索逐州元分配錢絹次第及見納見欠白米一宗文字看詳元是富弼起請為去年河東秋大熟乞朝廷輟那錢銀絹廣謀糧草三司遂支雜州絹二十萬疋與河東內代州分配到伍萬疋並是在京及并晉等州比及旋旋般來往復拖延直至冬末春初方行俵散至今年五月分配纔畢已是麥熟夏稅起納民間豈復更有白米輸官其絹五萬疋并本州舊有絹三

千餘疋共博糴白米九萬五千二百餘碩州縣從春至夏拋捧催驅只納到四萬餘碩見欠五萬四千餘石本州為催納不前遂申轉運司乞令將隔年陳米減價折納雖有此弊畫亦並無人送納蓋為過時無可收糴其忻州差配名目尤多去年一年內除稅賦和糴沿邊送納外配銀送納見錢收買肉羊羊皮數目不少又有酒務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白醪分配人戶令納清醋價錢又有轉運司先配絹三千疋博糴諸色斛米除此多般科配已催納了足外方到一項大鐵錢絹博糴白米是今來臣寮起請乞行倚閣

者其鐵錢絹元地配博糶白米肆萬餘石因轉運司自見人民不易先減一半外尚有二萬八千四百餘碩俟爲送納不前運司又已與倚閣一半候秋熟併納外有一萬餘碩係見行催納臣遂取索本倉受納日曆點檢逐日全無人戶送納亦爲過時無可收糶兼兩州百姓累經臣陳狀臣上稟朝旨親見民間疾苦又緣轉運使二人並在潞州相去絕遠不及計會商量兼勘會二州人糧見在忻州約支二年有餘代州亦約支一年半不至闕備又前去秋熟日月不遠臣已一面出榜及牒本州令倚閣候至秋熟一併送

納施行訖謹具狀奏聞

義勇指揮使代貧民差役奏狀

右臣準中書批送下二狀河東都轉運司準康定元年九月十四日勅節文河東路強壯應見充正副指揮使內雖係第一至第三等戶者州縣更不得輪次別差色役竊緣義勇指揮使各是鄉村第一第二等力及有家活產業人戶今來一年之內只是一季上畚多在本家管勾農業兼當司體量得正副指揮使等俱是上等人戶揀充最屬僥倖其餘等第人戶丁數稍多亦是一般點充義勇祇應仍更不免州縣差

役所有軍負已是優便仍更依條免放州縣色役頗見影庇却鄉縣重難差役却差下等義勇人戶充州縣重難里正或衙前等差役計其勞逸深為不便欲乞朝廷早賜特降指揮下諸處義勇正副指揮使乞依其餘義勇體例各依等第戶例輪次差定州縣色役庶得均濟臣勘會河東一路鄉兵除係籍強壯不勾追教閱外所有刺手背義勇見管七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每年秋冬上番教閱州縣因而諸雜役使常於秋冬邊地支移稅賦和糶遠納之時復有上番之役凡一家三兩丁者一人上州教閱一人供送一

人或在州縣執役或遠地輸納稅租所存但有衰老或有全無倚托者廢業忘家不勝其苦其間惟有正副指揮使並是州縣中最有物力上等人戶却獨得免差役是下等人戶常有勞役最豪富者獨得寬優兼自兵事已來州縣差役頻併素來力及之戶累世勤儉積畜只於三五年重疊差役例各減耗貧虛逃亡破敗而州郡事多差役難減往往將第三第四等人差充第一等色役亦有主戶小處差稍有家活客戶充役勾當如此上下窘乏之際惟義勇正副指揮使豈容獨免兼自差管轄義勇以來已避免却數年

色役當衆人苦於勞耗之際獨獲寬優之幸已多兼  
臣累過州軍體問得逐處義勇指揮使等家業例皆  
物力不減人丁又多若令一例差役可以貧富均濟  
稍寬已困之民其都轉運司起請伏乞朝廷特賜允  
許施行今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米光濬狀

右臣伏自準勅計置河東沿邊糧草所過州軍遍見  
文武官吏不少其間臨民治軍可稱邊任者絕難得  
人伏見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岢嵐軍使米光濬年  
四十餘世家代州熟知本路邊事出於將種練習兵

機兼有膽勇會弓馬自到岢嵐二年處置皆合事宜  
昨代州寧化各爲守將非才引惹北人爭侵疆界惟  
岢嵐草城川正當北界要害之地去年北人來侵疆  
界光濬應機拒守故獨岢嵐得不侵却地土亦不張  
皇臣自過本軍體問軍民備得其實伏覩近降宣命  
指揮差李偉替令赴關切以邊鄙常患難材苟得其  
人豈宜屢易兼自有移替宣命軍民並各衆狀舉留  
其米光濬臣今同罪保舉再任岢嵐如再任後犯入  
已賊及邊防軍政但有一事敗悞並甘連坐今欲具  
狀奏聞伏候勅旨

米光濟斬決逃軍乞免勘狀

右臣訪聞岢嵐軍昨於四月中捉獲逃走萬勝長行張貴虎翼張貴李德等三人並係禁兵本軍勘正法司檢用編勅禁軍料錢滿五百文逃走捕捉獲者處斬訖奏其張貴等並依法處斬訖本路轉運司檢會先降令勅春夏不行斬刑合決重杖處死糾駁本軍不合斬斷見差嵐州團練判官劉述取勘岢嵐軍使米光濟等竊緣岢嵐軍地接西北二虜正是秋冬大屯軍馬之處若管軍將率斬一逃軍却遭勘罰則無由統眾漸啓兵驕沉重杖與處斬俱是死刑無所失

入運司守令勅糾按雖執常科兵官以軍令斬人亦是常事況米光濟等勘成公案亦不過得違制失入刑名論情定罪所犯至輕沮將率以長兵驕其損不細伏乞朝廷只作訪聞此事特降聖旨與免勘劾所貴公邊將率知朝廷委遇之恩盡心効用兵戎畏肅不致驕恣生事謹具狀奏

乞減配賣銀五萬兩狀

右臣伏見河東路轉運司近準三司從京支撥得銀十萬兩於本路州軍配賣見錢臣體問得此銀本非運司因關乏陳乞忽自省司特行支撥蓋是朝廷優

恤三路軍須不足特此輟賜助濟用度以舒疲民又慮朝廷訪聞今年河東二麥大熟欲使將此銀十萬兩乘時收糴軍儲有以見聖心憂念邊防寬卹民力臣昨因至寧化軍有百姓衆狀經臣馬前陳訴爲配銀數多臣遂取索本軍人戶物力次第及前後配銀數目看詳本軍人戶全少城郭土客十等共三十四戶內五等已上只十五戶其餘六等已下貧弱之家共有一十九戶去年共配銀三百兩數月枷棒催驅方能了納今年所配一千兩比常年三倍是致百姓送納不前衆狀詞訴又緣寧化軍屯兵不多本軍自

有納便鹽錢及諸雜課利見錢不致闕用本軍地寒民不種麥又無夏糴倉當其軍用未闕民間難得錢時可惜虛困民力臣已牒本軍且令配賣五百兩其餘別候朝旨尚慮河東一路州軍極有見今未至關錢及地高不種二麥無可收糴去處不宜一例急斂橫困疲民臣今欲乞聖慈特下本路轉運司令將已分銀十萬兩除見今關錢州軍及二麥大熟合行收糴處依數配賣其餘見不關錢及不糴夏麥處且只配一半候關錢不得已即漸漸分配所貴少紓民力上副陛下憂民念邊之意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銅利牒

當所據澤州進士閻玠司法叅軍萬順等狀並爲河東鼓鑄鐵錢盜鑄者不少竊見絳州稷山垣曲縣三處皆有銅鑛欲乞遍往有銅鑛處密切詢訪採取烹煉鼓鑄錢幣者當所檢尋古跡翼城縣有唐錢坊一在縣東十五里翔臯山下又有唐王城冶在縣北平城三十六里又有曹公冶在縣東南七十五里又有廢銅窟在縣西三十里稷山縣甘祚鄉有銅冶村絳縣有唐古銅冶在縣南五十里舍山谷內垣曲縣有錢坊在縣西北九十二里程子村銅源監內自唐以

來絳州舊曾鼓鑄銅錢鑪冶古跡見在其廢已久山澤銅鑛產育必多兼訪知絳州人戶多私採鑄貨賣銅器近年錢幣闕乏以來亦曾有人獻言乞尋銅鑛烹鑄前後差官尋訪多是不曉事體張皇驚擾私鑄之家避犯禁之罪不肯指引採取又鑛銅側近民居懼見官中興置爐冶各相蔽固並稱無銅所差官負又不盡心多方求訪遂使銅寶不能興發須議專委通幹之官密切求訪者右具如前欲牒絳州管界巡檢孫借職仰細詳前項事理只作界內巡警名目遍至四縣多設方畧先且誘賺得民間私賣銅器一兩

件然後詢求出鑛之家及細問烹煉之法須使姦民不能隱蔽或須要私鑄之人指引烹煉即設權宜許其免罪或別加酬獎務要求出銅寶不爲民間藏閉候見次第密具公文回申無至張皇悞事者

再乞減配銀狀

右臣近爲三司拋降銀一十萬兩與河東諸州軍配賣臣尋體量得河東諸州軍錢糧各有準備見今不至闕乏民間即目難得見錢遂曾具狀論奏且欲配賣一半乞朝廷特降指揮與都轉運司後來聞有朝旨只與減得些小價錢其諸州軍百姓累經臣告訴

並稱銀價雖然不高各爲見錢難以變轉伏緣河東州軍昨來只是澤潞兩州二麥大熟晉絳并汾石隰等處係種麥地分並只熟及三五分其秋稼尋遭夏旱垂欲焦死近方得雨只可救得四五分見今物價甚高民間窘急無異凶歲況配賣銀絹乃是緩急不得已之事今諸州軍幸各錢糧不闕不必非時抑配重擾人民只可留之以備緩急若已知縣官實爲闕乏則勵力供納自不怨嗟以理論之其銀盡可罷配又緣都轉運司已俵與州軍故臣且乞只配一半日近臣不住見百姓以配銀爲苦已牒諸州軍且令先

配一半其餘聽候朝旨比欲候臣到闕更自論請竊慮臣離河東後轉運司依舊催促盡令俵配伏望聖慈特賜矜恤仍乞檢會臣前後奏狀早降朝旨

再舉米光濬狀

右臣近曾同罪奏舉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米光濬再任竒嵐軍使竊知朝廷爲光濬病患曾加體量臣昨往竒嵐親見光濬絕無病狀體問得去年偶因飲酒暫曾不安竊緣本人有心力會弓馬諳熟邊事善撫軍民況竒嵐當草城川一路地形平坦與北虜止隔界壕不比代州尚有險固捍禦控扼尤藉得人臣

嘗見朝廷選擇邊將比及於武臣中求得一人常患難得而任使俟其知次第亦須年歲之間其米光濬於武臣之中不易多得在竒嵐既久又已知次第其人既不病患又無過犯料其替去別得差遣必與今任輕重一般與其移易往來不若責之久任況知光濬亦累曾乞替臣今所舉非徇光濬之私蓋爲邊防之計其米光濬伏望聖慈特加獎擢與優轉一官且令再任以防緩急可以使喚如朝廷遷官及再任後犯入已贓及邊事有所敗候臣並甘同罪

論蕃務利害狀

臣昨準三司牒繳連錄到晉州博賣生熟礬始末一宗事理及備錄中書批狀牒臣候到河東與施昌言等同共相度經久利害聞奏臣未到河東間施昌言等已一面先具相度申奏訖尋又準中書劄子送下施昌言等奏狀付臣奉聖旨更切相度具經久利害聞奏者臣看詳都運司狀內元牒晉州通判殿中丞榮謹相度事節似有未便遂牒并州通判祕書丞張日用就晉州計會榮謹取索一宗文字子細議定經久利害尋據張日用狀果與榮謹始初相度利害不同今具畫一如後

一晉州折博務元定年額錢一十六萬餘貫自來許客人入中緇絹絲綿見錢茶貨算請生礬上京重別煎煉後取便賣與通商路分客人後至景祐四年三司為客旅並不入銀絹見錢只將茶貨入納遂額定令客人每年於晉州折博務入納茶一十萬斤在京權貨務入納見錢五萬貫文自此杜昇李慶等六戶管認上件年額錢茶等請生礬於京師重煎貨賣

一慶曆元年河東都轉運司始於晉州官置鍋鑊自煎熟礬一面勒杜昇等六戶依舊管認年額

錢茶博筭生礬一面將新煎熟礬別招客放出售是致杜昇等六戶稱積壓礬貨出賣不行累年拖欠課利有煩官司催督及引惹六戶詞訴不絕

一據榮誣元狀內聲說晉州起立煉礬重煎作明白熟礬貨賣慶曆元年入到絲綿見錢五萬七千八百餘貫并收在京入納見錢及晉州入到茶錢一十一萬六千八百餘貫都收一十七萬四千六百餘貫慶曆二年收絲綿錢四萬二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一十九萬五百餘貫慶曆

三年收絲綿錢四萬七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二十萬五千餘貫自晉州置煉礬務後來比祖額各有增剩況自六家撲斷後來景祐四年只賣過生礬五十五萬七千餘斤寶元元年賣過生礬七十二萬二千餘斤寶元二年賣過生礬三十五萬一千餘斤康定元年賣過生礬三十六萬五千餘斤自慶曆元年起置煉礬務重煎後來當年支賣生熟礬八十四萬九千餘斤慶曆二年支賣生熟礬八十五萬五千餘斤慶曆三年支賣生熟礬一百四萬六千餘斤比附未煎

已前逐年大有增剩今相度欲乞依已前體例  
指揮在京權貨務及本州折博務出榜告示招  
召諸色客旅投狀在京入納見錢及取便於晉  
潞等州入納茶貨金銀錢帛絲布斛斛更不限  
定人數姓名斤兩多少取便依則例入博筭  
請晉州重煉熟礬兼問得晉慈州生礬染籠色  
亦可以生使並許依則例筭射與販更不拘定  
杜昇等六戶認納年額錢茶仍乞指揮逐戶將  
煎礬鍋鑊家事納官今後更不衷私重煎只令  
晉州煉礬務二面重煎收辦課利

一據張日用狀與晉州通判榮致丞將慶曆元年  
置煎礬務後收到課利比對本州煎礬務止賣  
到折撲見錢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三貫八百三  
十文在京六戶納折到錢一十一萬六千八百  
三十八貫八百五十文慶曆二年本務止賣到  
四萬二千一十八貫一百一十文在京六戶收  
到一十四萬八千四百八十六貫五十文慶曆  
三年本務收到四萬七千二百三十三貫七百  
五十五文在京六戶收到一十五萬八千三百  
四十五貫三百五十文是煉礬務出賣得錢常

少六戶入納數目常多遂將三年置到煎礬務  
通比皆不過五萬貫及四萬貫今年自正月一  
日至六月終收到入絲課利錢一千九百五十  
九貫有零課利不敷惟是六戶逐年納數常多  
若遂放令六戶逐便必致大段虧少課利況今  
用兵之際若行寬法客入有利必歲額遂增今  
將三年止於五萬數目遂便止令官賣必恐大  
虧年計今乞廢罷晉州煉礬務一就令在京六  
戶管認年額錢茶所貴經久通行逐年入得茶  
貨充備河東路并汾等十餘州軍支折和糴有

備不致悞闕

右謹具如前臣今將三司錄到一宗始末文字子細  
看詳蓋由河東都轉運司改法官自煉礬出賣見一  
時之小利致經久之難行從初本為課額不敷遂定  
為錢茶十五萬數許六戶管認即不當更自官賣與  
其爭利若云官賣有利則六戶便合除免年額臣今  
看詳榮諍張日用等二人狀內開說自官置煉礬務  
後來逐年所賣生熟礬折撲到見錢數日蓋是榮諍  
從初將生熟兩色礬博賣到錢數衰合比筭便謂自  
起立煉礬務後來年額課利增盈遂欲罷六戶筭請

生礬舊額及榮誣再與張日用等子細將生熟兩色礬課利遞年比類其熟礬自慶曆元年只賣及五萬二年三年已只及四萬貫有零今年自正月一日至六月終半年只賣及一千貫若將生礬貨利與熟礬家合算數則似有增盈若各別比較則熟礬賣錢全少又一年虧於一年今若依榮誣罷賣生熟礬即據近年課利虧減次第必慮向去無客算請虧陷官中年額錢茶臣今相度欲乞官罷自煎熟礬出賣只令杜昇等六戶依舊管認年額入納錢茶十五萬數將見今晉州已煎下熟礬并生礬相兼其六戶本爲官

賣熟礬侵爭其利致其積壓貨賣不行今若官罷自賣則六戶更難詞說如此則官中雖歲失三五萬貫自賣之利而於錢茶十五萬舊額却有準的不至虧陷必若不欲抑勒六戶認額即乙未立定年額但選差清強官吏初新一面博賣熟礬候三二年取一年爲定額蓋緣熟礬見已課利大虧若自新官賣必不能敷及遞年與生礬俱賣時常額免使監臨官吏枉遭決罰年計用度虛爲指準於此二說伏乞朝廷裁擇施行

論西北事宜劄子

臣昨在河東聞北虜事宜說者多端而少實其役兵  
動衆修城堰壕凡所興爲則有蹤跡昨三月四月之  
間於北界地名大柳谷銀瓮口與蕃族相殺契丹累  
敗折却主將數人見今抄點中軍秋冬必大交戰此  
亦說者多同而不虛惟云夾山部落叛歸元昊契丹  
與西賊相攻又云西賊見在河灣會劄寨兵馬尤多  
或云三虜詐謀欲合而攻我此一事則說者雖多而  
以人情料之皆不可信自西賊叛我以來更事契丹  
甚謹蓋已與中國交爭則屈己事隣乃其常理二虜  
自來未聞釁隙而忽納夾山小族反與契丹立爲大

敵但恐元昊黠羌不爲此事以此言之不可信也契  
丹若寇邊鄙當先自河北不應便出河東若云出吾  
不意則兵釁未成必未突然入吾險地是北虜必不  
攻河東矣西賊二年之間累次遣人通好國家過當  
許物已多今盟約垂成而忽借契丹數百里之路崎  
嶇勞師入吾險固以此而言是西賊必不攻河東此  
其不可信者也然北戎抄點人馬聲張已久今漸向  
秋必已聚集邊臣但見虜兵聚在界上不得不至驚  
疑惟在朝廷料敵制謀養威持重不爲輕發使虜不  
可窺則得計矣其密爲禦備次第臣今具管見畫一

如後

一據今事宜不問北虜攻夾城與元昊但不過夷狄自相攻耳然虜兵在我境上不可不為支準惟當持重以待末宜便若寇至而大集窮邊虛成自擾但訓兵練卒於并忻嵐憲屯結以俟太原去忻州一日半可至忻州去代州一日半可至嵐州去岢嵐一日中可至憲州亦然今以兵屯忻并而應援代州屯嵐憲而應援岢嵐賊至則使代州岢嵐堅壁清野待其師老徐以忻嵐等兵擊之此用兵之法也如此則虜來不失應

敵不來不至虛驚其代州岢嵐但用去年防秋兵數可矣惟治器械擇將帥此非倉卒可辦宜急為之具

一河東沿邊州軍器械全然不堪臣昨到彼見逐處弓弩無十數枝可施用者問其何故云為省司惜筋膠支請不得縱支得即角短筋碎不堪使用久無物料修治是致廢壞臣亦知京中筋膠角絕少然若遍支與諸州軍即恐不及欲乞且只支與沿邊州軍仍乞選差幹事官逐州自遣一員上京支請便令自監脩補其諸州木羽

箭臣曾逐色用草人被甲去三十步以硬弩射之或箭幹飛掉不至或箭頭卷折不入甲此乃臨陣候事之物十無一二堪者惟舊竹箭雖翎損鏃生秀然射之亦能入甲又數目不多亦乞委官揀點脩換

一代州知州康德輿老儒不濟事臣方欲到京奏乞替却近知巴差張允然德輿却充并代鈐轄只此職亦非德輿所堪乞與一近裏小處知州鈐轄別選差人

一代州諸寨主監押三十餘員內無三四人能幹

而曉事者伏乞早行替換仍乞於近日臣寮準密院劄子舉到堪充將領人內差充寨主監押一竒嵐軍地接草城川口無險可恃而城小壕淺須合增城浚壕乞降指揮下河東那打白草廂軍及本軍係役兵士早併力脩葺臣曾兩狀奏乞米光濬且令知軍蓋光濬已知彼中次第當事宜之際若李緯乍到恐處事未盡合宜又緯必非竒嵐久住之人其米光濬伏乞檢會臣前奏施行取進止

論宣毅萬勝等兵劄子

臣昨準勅差往河東續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所到州軍體量諸軍指揮自來習學武藝并教閱戰陣次第精與未精緩急堪與不堪陣敵使喚者臣尋至諸州軍令主兵官吏依常式教閱觀其精粗所用陣法除四官陣舊法外亦有自為新陣者大抵只是齊得進退不亂行伍而已諸處所較不多其陣法則皆未可用惟有踏硬射親最為實藝見今經略司分差主將諸州巡教以三等弓弩拍試漸次亦當精熟然而主將不一器械不精此二事須更別為制置其諸軍禁兵共九萬五千餘人內駐泊兵三萬餘人惟萬勝

最多最不精本路就糧禁兵六萬餘人惟宣毅最多最不精臣今欲乞定主將精器械此二事條目甚多容臣續具畫一其宣毅萬勝等兵臣今先具起請如後

一臣勘會河東駐泊禁兵六十八指揮共三萬二千餘人內萬勝二十指揮一萬一千一百餘人當初招募倉卒不能精擇此中外共知自到河東已及三年其射親踏硬弩比初到則漸慣熟但其人大小強怯不等又不耐辛苦其事藝勉力不及河東最下清邊而料錢請受與最上神

衛等見今多差在河外五寨緣請受既大於他軍則重難倫次須至差撥其使喚乃不及下軍緩急常憂敗候臣今欲乞於河東見在廂軍三萬人數內揀少壯有勇力者增置清邊及於京師差撥三百料錢禁軍充足一萬人數抵替萬勝抽回兼其人到河東已二年餘人各有辛苦思歸之意

一臣勘會河東本路就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揮六萬二千七百餘人內宣毅四十四指揮二萬二百餘人宣毅招揀不精無異萬勝惟河東

稍勝諸路蓋土人天性勁勇耐辛苦然終是不及自投軍者其農夫生梗難以教訓至今全未堪使喚臣到澤州有一指揮只揀出九十餘人呈教尚亦生疎威勝軍兩指揮內一指揮絕然不成次第問之云差出近方歸本營蓋河東多將宣毅差在巡檢下及諸處便不教閱臣今欲乞將見在宣毅委河東都轉運使親至諸州將短小怯弱者先揀退充廂軍其餘堪教者不得差往巡檢下及防河寨柵不教閱處專令逐州軍教一二年必漸可用

論麟州事宜劄子

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鎬商量麟州事緣臣未到  
間鎬已一面與施昌言等先有奏議尋再準樞密院  
劄子備錄鎬等所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度臣遂  
親至河外相度利害與明鎬等再行商議乞那減兵  
馬人數可以粗減兵費已具連署奏聞此外臣別有  
短見合盡條陳其利害措置之說列爲四議一曰辨  
衆說二曰較存廢三曰減寨卒四曰委土豪如此則  
經久之謀庶近禦邊之策謹具畫一如後

一曰辨衆說者臣竊詳前後臣寮起請其說有四

或欲廢爲寨名或欲移近河次或欲抽兵馬以  
減省饋運或欲添城堡以招輯蕃漢然廢爲寨  
而不能減兵則不若不廢苟能減兵而省費則  
何害爲州其城壁堅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  
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黃河與府州各纔百餘  
里若徙之河次不過移得五七十里之近而弃  
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二說未見其  
可至如抽減兵馬誠是邊議之一端然兵冗不  
獨麟州大弊乃在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五  
寨與不減同九招輯蕃漢之民最爲實邊之本

然非朝廷一力可自為必須委付邊臣許其久  
任漸推恩信不限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  
急而營緝如其家事之事方可收其遠効非二  
年一替之吏所能為也臣謂減兵添堡之說近  
之而未得其要

二曰較存廢者今河外之兵除分休外尚及二萬  
大抵盡河東二十州軍以贍二州五寨為河外  
數百邊戶而竭數百萬民財賊雖不來吾已自  
困使賊得不戰疲人之策而我有殘民斂怨之  
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之利今二

州五寨雖云空守無人之境然賊亦未敢據吾  
地是尚能斥賊於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議移  
廢則五寨勢亦難存凡爾府州便為孤壘而自  
守不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夾  
河對岸為其巢穴今賊在數百里外沁河尚費  
於防秋若使夾岸相望則泛舟踐冰終歲常憂  
寇至沁河內郡盡為邊戍以此而慮則不可不  
存然須得存之之術

三曰減寨卒者臣勘會慶曆三年一年用度麟州  
用糧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糧一

十四萬餘石草四十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  
一百二十五里之地列此五寨除分兵歇泊外  
尚有七千五百人別用二千五百人負糧又有  
并忻等十州軍百姓輸納外及商旅入中往來  
其冗長勞費不可勝言逐寨不過三五十騎巡  
綽伏路其餘生無所爲蓋初建五寨之時本不  
如此寨兵各有定數建寧置一千五百人其餘  
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冗數並是後來增  
添臣謂今事宜稍緩不似建寨之初然且約舊  
數尚不至冗費臣請只於建寧留一千人置一

都巡檢其鎮川中堠百勝三寨各留五百其餘  
寨兵所減者也於清塞堡以一都巡檢領之緣  
此堡最在邊東隔河便是保德軍屯兵可以就  
保德軍請糧則不煩輸運過河供饋若平日路  
人宿食諸寨五百之卒巡綽有餘或些小賊馬  
則建寧之兵可以禦捍若賊數稍多則清塞之  
兵不失應援蓋都不去百里之內非是減兵但  
那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  
四曰委土豪者今議麟州者存之則因河東棄之  
則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擇一土豪委

之自守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況所謂  
土豪者乃其材勇獨出一方威名既著敵所畏  
服又能諳敵情偽九於戰守不至率謀若委以  
一州則其當自視州如家繫已休戚其戰自勇  
其守自堅又其既是土人與其風俗情接人賴  
其勇亦喜附之則蕃漢之民可使漸自招集是  
外能捍賊而戰守內可輯民以實邊省費減兵  
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九事仰給於朝廷利  
害百倍也必用土豪非王吉不可吉見在建寧  
寨蕃漢依吉而耕於寨側者已三百家其材勇

則素已知名況其官序自可知州一二年間視  
其後効苟能善守則可世任之使長為捍邊之  
守

右臣所陳乃是大計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若可以施  
行則紓民減費之事容臣續具條列取進止

乞罷鐵錢劄子

臣準中書劄子備錄臣寮四狀並為上言河東大小  
鐵錢事奉聖旨相度利害聞奏者臣尋至河東取索  
晉澤二州鑄錢監及諸州軍見使鐵錢數又將都轉  
運司供到慶曆三年一年都收支錢數約度用度多

少及探問軍民用鐵錢便與不便今具利害畫一如後

一見在大小鐵錢數大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到四萬四千八百餘貫小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到一十一萬七千七百餘貫是大小鐵錢未及六十萬貫銅錢數見在官私行用

一大小鐵錢官本及淨利數目晉州大錢計用一萬七千八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二萬八千八百餘貫當二十八萬八千餘貫銅錢九用一萬七千餘貫本得一十七萬餘貫利其

利約一十五倍有餘晉州小錢計用四萬六千貫足陌銅錢官本鑄成一十一萬四千五百餘貫九用四萬六千貫本得六萬八千餘貫淨利其利一倍有餘澤州大錢計用六千四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一萬六千餘貫省當一十六萬餘貫銅錢九用六千四百餘貫本得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貫利其利二十三倍有餘澤州小錢計用九百八十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四千餘貫九用九百餘貫本得三千餘貫利其利兩倍

一都轉運司一年支收錢數實收諸雜課利客便  
賣鹽礬斗秤夏秋稅出糶斛斗賣疋帛絲綿銀  
進納雜收等錢二百一十七萬二千二百三十  
貫實支係隨衣添支特支料錢旬設公使國忌  
獄空祭神地里脚錢買羊馬糧草客便招軍人  
戶和糶礬本雜支等錢一百九十九萬八千四  
百一十四貫

右謹具如前臣今相度大小鐵錢其可廢者有五據  
都轉運司慶曆三年一年支收實數比算實收二百  
一十七萬二千餘貫實支一百九十九萬八千餘貫

是每歲只將河東一路實收錢支遣自足外尚有一  
十七萬四千餘貫剩數其大小鐵錢可以罷鑄一也  
小鐵錢將本利計算其利甚薄不過一倍略將鑄造  
工課約算兩監逐日共鑄不過四百貫文一歲不過  
鑄得十六萬貫內除約六萬貫為官本外只獲淨利  
十萬貫若罷大錢而只用小錢是一歲為十萬貫錢  
而壞銅錢舊法隔民刑戮者不絕其大錢利既博至  
二十餘倍議者皆謂其利厚於黃白術雖有死刑不  
能禁止臣昨在河東於提刑司取索得犯私錢人數  
已五火自臣出界後又續供到新捉獲二火是小錢

利薄不足鑄大錢犯法者日漸多皆可以罷鑄二也  
今開厚利之門而致人死法則誘愚民以趨死若貸  
其死則犯者愈多急於捕察則良民一例搔擾縱而  
緩禁則民不勝姦是深法不可緩法又不可捕察又  
不可縱之又不可以此而言其可罷三也用之既久  
幣輕物貴惟姦民盜鑄者獲利而良民與官中常以  
高價市貴物是官私交遠害深其可罷四也臣勘會  
河東十九州軍九四十九處新開沽酒務據轉運  
司供到每月約收二萬貫有餘計一歲合得二十四  
五萬貫又麟州元許入中七萬石解酹昨來為入中

數多無處收貯見移於府州入中日近明鑄又減放  
馬軍歸京是利入之數漸多用物之兵日減此其可  
罷五也今見在官私鐵錢共不過六十萬數既未多  
罷之甚易况河東一路二十二州軍贍廩禁兵共十  
二三萬略計所關不多不比陝西事體其大小鐵錢  
伏乞特罷鑄造行用取進止

麟州五寨兵糧地里

河外糧草共一百二十九萬三千七百石

糧三十四萬三千三百石

草八十五萬二千四百石

已六月中旬見在馬料不在數

糧十四萬零七百石

文本年三年

草于萬零九百石

麟州 四千六十八人  
臣今欲乞留二千

河外馬炭禁軍萬八千

三萬二千

文本年五年

糧一萬六百石

文本年二年

草萬五千二百石

鎮川堡

一千二百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一去年并忻嵐憲石州岢嵐大山寧化保德等軍  
九九處和糴斛斗共十四萬二千餘石支往河  
外麟府二州送納今來河外糧斛已多上件九  
州軍和糴只乞於保德軍送納

一去年并忻汾遼潞晉絳澤石隰慈等州威勝平  
定軍九十三處博糴斛斗共一十七萬六千餘  
石往保德軍送納今來河外既不支移那得并  
忻等九州軍和糴十四萬石於保德軍納則此  
十三處博糴可以減放

乞不配賣醋糟與人戶劄子

臣昨至忻州見百姓人戶經臣出頭怨嗟告訴為轉  
運司將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俵配與人戶要清醋  
價錢緣已配納了當臣方欲奏乞今後不得抑配續  
據石州狀申本務見管醋糟六千餘石本州見取索  
在州及諸縣坊郭鄉村酒戶等第及州縣色役公人  
姓名欲行俵配次其糟每斛價錢二十五文足陌緣  
臣已離河東只曾行移文字且令未得俵配別候指  
揮臣欲乞特降朝旨下轉運司今後醋糟只許官務  
造醋沽買及令百姓取便買糟醞醋不得抑配人戶  
其糟所得之利不多但虛為搔擾以歛怨嗟伏望聖

慈特賜矜免其石州醋糟尚慮本州已行俵配即乞特與減落一半價錢令漸次送納

河東奉使奏草卷上

紹熙五年十月郡人王伯芻校正

表身指揮使代貧民差役奏狀小處作小疑客戶充役

此下空處疑是勾字

將已分銀脫銀字上脫配字

將勝州利害狀都運司都字下疑今後更不此下脫

煉礬出賣此下一有快字罷賣生熟礬一作罷生礬

勝州事宜劄子合盡條陳一本以盡一巡綽長編作

坐無所為坐一作別

乞罷鐵錢劄子出糴斛斗作糴疑

乞不配賣醋糟劄子沽買買疑

河東奉使奏草卷下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六

乞減放逃戶和糴劄子

臣伏見河東百姓科配最重者額定和糴糧草五百萬石往時所糴之物官支價直不虧百姓盡得茶絲見錢自兵興數年糧草之價數倍踴貴而官支價直十分無二三百姓每於邊上納米一斗用錢叁伯文而官支價錢三十內二十折得朽惡下色茶草價大約類此遂致百姓貧困逃移而州縣例不申舉其本戶二稅和糴不與開閭稅則戶長陪納和糴則村戶均攤已逃者既破其家而未逃者科配日重臣至代

州寧縣累據百姓陳狀其一村有逃及一半人戶者  
尚納全村和糴舊額均配與見在人臣兼曾差大理  
寺丞史譚檢得嵐州平夷一縣已逃未檢人戶共四  
十一戶諸州似此者甚眾臣今欲乞下轉運司差清  
幹官三兩人於并代等十五州軍係有和糴處檢括  
已逃人戶其逐戶下二稅和糴額定數目並與倚閣  
候招輯得人戶歸業各令依舊均配仍許諸縣人戶  
見均攤着和糴及戶長陪納逃稅者列狀自陳所貴  
重困之民免此重疊科配

請耕禁地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相度沿邊經久利害臣竊見河東之  
患患在盡禁沿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斛斗  
以為邊儲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  
地則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輦運不  
通邊地既禁則沿邊之食每歲仰河東一路稅賦和  
糴入中和博斛斗支往沿邊人戶既阻險遠不能輦  
運遂賈金銀絹銅錢等物就沿邊貴價私糴北界斛  
斗北界禁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冒  
禁私相交易時引爭鬪輒相斫射萬一興訟遂構事  
端其引惹之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隣

界之物以仰給若敵常歲豐及緩法不察而米過吾  
界則尚有可望萬一虜歲不豐或其與我有隙頓嚴  
邊界禁約而閑糴不通則我軍遂至乏食是我師飢  
飽繫在敵人其患二也代州奇嵐寧化火山四州軍  
公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虜人得以侵占往時代州  
陽武寨爲蘇直等爭界訟久不決卒侵却二三十里  
見今寧化軍天池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侵經年未  
決奇嵐軍爭掘界壕賴米光濟多方力拒而定是自  
空其地引惹北人歲歲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之地  
不耕而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耕

則一二歲間北界斛斛可以不糴則邊民無爭糴引  
惹之害我軍無飢飽在敵之害公邊地有定主無爭  
界之害邊州自有粟則內地之民無遠輸之害是謂  
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今四州軍地可二三萬頃若  
盡耕之則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伏望聖慈特下  
兩府商議如可施行則召募耕種稅入之法各有事  
目容臣續具條陳取進止

乞減樂平縣課額劄子

臣昨至河東據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狀爲本縣  
酒稅課利錢舊額四千一百餘貫本縣不當驛路舊

有兵士四指揮軍營在縣自慶曆三年三月內移起軍營往并州在縣只有居民百餘戶人煙既少客旅不來酒稅課利無由趁辦本軍亦曾申奏乞行減額省司下轉運司保明尋蒙轉運司令將起移軍營後一年比較重立祖額只及二千八百餘貫亦曾差遼州知州孟濟定奪及轉運司保明申省省司指揮勒本縣收趁課利不得減額臣勘會平定軍樂平縣最處孤僻若無軍營人戶絕少實難趁辦課利見今專副等逐月逐季逐年各有比較決責未嘗虛日及虛令監官殿降考第臣今欲乞特降勅旨下轉運司令

自起却樂平縣軍營後來一年內所收課利立為祖額與免舊額虛數所貴專副不至重疊被刑監官虛負殿罰取進止

乞放麟州百姓沽酒劄子

臣伏見麟州元是百姓沽酒自經事宜後來轉運司肇畫官自開沽臣昨令本州勘會一年自去年十二月開沽至今年六月用米麴本錢三千五百貫所收淨利只及一千八百貫然官私勞費不少自并嵐等州造麴千里般運又配百姓造酒黃米遠行輸納麟州自經賊馬後來人戶纔有三二百家又權其沽酒

之利市肆頗無營運居者各欲逃移今來麟州既不移廢則允事却須葺理其沽酒之利官中所得不多而勞費甚大臣今欲乞令百姓依舊開沽所貴存養一州入戶漸成生業今取進止

舉孫直方奏狀

右臣伏見平定軍知樂平縣事著作佐郎孫直方進士及第為性明敏有吏材臣昨至河東備見直方治縣事善狀臣今保舉堪充大藩通判兼臣勘會代州通判李舜元到任已及二年三箇月有餘見今北面事宜代州最為要地尤藉得人伏乞就差孫直方充

代州通判如後犯正入已贓及職事敗闕並甘同罪謹具狀奏聞

條列文武官材能劄子

臣昨奉勅差往河東體量得一路官吏才能善惡其間文武官共二十五人各有所長堪備任使今具姓名條列如後

一戰將八人緩急可以使喚

如京使孟元知兵書疎財善撫士然未經戰陣內殿承制郝質沉厚有勇善用兵累經戰陣北作坊使田肫有勇累戰有功

崇儀副使王吉臣已有論薦

禮賓副使張岳河西人有武勇智謀善戰

百勝寨主折繼長有勇好戰曾立功

權鎮川堡陳懷順府州人有勇好戰

麟州兵馬都監田喚有勇好戰

一武臣中材幹者三人

哥嵐軍使米光濟已曾薦舉

知保德軍劉承嗣

建寧寨主陳昭兼有勇好戰未曾經行陣

哥嵐軍五谷巡檢夏侯合

一通判中五人可以升陟差使

并州通判祕書丞張日用通曉民事

嵐州通判殿中丞董沔清潔勤於吏事

寧化軍通判大理寺丞武陶勤幹

屯田負外郎麟州通判孫預清勤

保德軍通判贊善大夫吳中廉幹

一知縣令州縣職官中材幹可用者九人

著作佐郎知平定軍樂平縣事孫直方

代州崞縣令王旭

府州簽署判官公事史譚

絳州稷山縣令劉處中

潞州屯田縣令張曜縣尉王荀龍

大理寺丞知并州陽曲縣事張景儉

知并州大谷縣張伯玉

大理寺丞知榆次縣吳天常

奇嵐軍嵐谷縣尉安吉

右謹具如前伏乞聖旨送中書樞密院記錄姓名差使今取進止

舉劉義叟劄子

臣昨奉勅差往河東伏見澤州進士劉義叟有純朴

之行爲鄉里所稱博涉經史明於治亂其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可與漢之敬向張衡卽顛之徒爲比致之朝廷可備顧問伏乞特賜召試或不如所舉臣甘當朝典今取進止

繳進劉義叟春秋災異奏狀

右臣近曾薦舉澤州進士劉義叟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如漢敬向張衡卽顛之比乞賜召試升之朝廷可備顧問臣今有以得劉義叟所撰春秋災異集一冊其辭章精博學識該明論議有出於古人文字可行於當世然止是義叟所學之一端其學業通博詰之

不可窮屈其文字一冊臣今謹具進呈伏望聖慈下  
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早賜召試謹具狀奏聞

論代州開壕事宜劄子

臣昨到代州見其城壁甚堅壕雖三重而地高無水  
惟一面有城中奔水停聚其壕不足恃以為固然尚  
為三重高下相連猶可以隔奔突近年有臣寮擘畫  
欲掘出重岸通為一壕以臣相度若壕無水而通為  
一則坦為平地不異無壕又工料極大去年大役鄉  
兵所開未及三分又治險為平非自固之計兼工  
大猝難了當虛勞人力欲乞特賜止絕取進止

舉張旨代王凱劄子

臣昨至河東伏見西京作坊使王凱見在麟府路勾  
當軍馬司公事此一職乃是河外將領其任非輕凱  
雖將家姿性柔謹雖聞前後累經戰鬪而詢訪彼中  
衆議皆云得功非實冒賞最多見今勾當軍馬一司  
雖無大過而軍民將校不得其情衆口紛然莫能服  
衆臣亦累詢其緼蓄絕無所長緩急邊防事宜必不  
能指揮諸將奮勇立功況其在彼將及二年伏見河  
東提點刑獄職方員外郎張旨為人有心力膽勇材  
幹可稱先在府州經第一次圍閉倉卒之際應變有

謀至今府人思之不已兼諳知邊事曉達軍情臣今保舉堪充邊將任使欲乞特出聖恩與超換一近上使名令代王凱庶幾緩急可捍邊防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及邊事敗悞臣並甘同罪今取進旨

論不才官吏狀

臣昨往河東一路所見官吏內有全然不任其職須至替移者今具姓名如後

一知澤州度支郎中直史館鮑亞之年老昏昧視聽不明行步艱澁本州職事全然不治昨轉運使劉京至澤州決遣公人手分六十餘人兼信

縱手分拆諸縣村學要蓋州學及斂掠人戶錢一千餘貫充蓋造州學使用等事件甚多其人西京廣有家活而昏病之年貪祿不止伏乞轉與一致仕官

一知汾州虞部郎中范尹年老昏昧不能檢束子弟在州販賣搔擾人民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憲州通判國子博士劉與年及七十行步艱難精神昏昧雖已得替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平定軍樂平縣監酒借職石貴本是軍中出職因捉賊不獲降充監當其人不識字又是獨負

如允臣所奏乞下樞密院三班著為定令  
右謹具如前今取進止

乞罷刈白草劄子

臣昨至河東間得去年轉運司擘畫於諸州軍差兵士收刈白草數目雖多然其害不淺臣所過州軍皆稱白草為患蓋河東山嶮地土平闊處少高山峻坂並為人戶耕種惟荒閑草地去人絕遠兼又不多兵士收刈般擔地里闊遠工課不辦其兵士往往逃亡州縣遂差鄉兵及村民配數般擔百姓避見遠般辛苦畏費又多遂只將得草送納非次更成一重料配

其納下真白草者支與軍人餵馬不及得草又皆不樂及草場中不耐停留專副有損爛陪填之患兼虛占却雜役兵士諸處脩補城壁諸般工役處處闕人不便事多臣今略舉數事如後

一據遼州狀分析勘會荏州及外縣寨專副揚最等下山白草共肆萬柒仟伍佰陸拾肆束內在州每月約支叁佰壹拾叁束及外縣寨每月約支壹佰肆拾餘束約得向去捌年零柒箇月支遣其上件山白草自去年八月已後至年終本州及外縣鎮差兵士并散從官步奏官承符手

力諸色公人等入山收刈到逐旋般運赴場送  
納積疊收管其上伴山白草若經今夏雨水必  
是大段損爛不堪經久存留委是詣實

一臣昨六月中旬內至保德軍聞得本處白草差  
百姓公人般擔至今尚未了疑其白草是去年  
秋間刈下積露田野必須損爛因採問得村外  
白草已並無其差配着擔草人戶却於請白草  
兵士處旋買納官每一馱子三百文省

一據奇嵐軍狀自八月二日起首至十月三日住  
止元差兵士一千三十八人至放散日逃亡一

百三十六人只有九百餘人入役收刈到草致  
萬二千九百餘束將軍人請受諸般錢物計七  
千三百七十二貫文若比筭買草價錢每束及  
七十九文省

一平定軍元差宣毅兵士刈草本軍為兵士辛苦  
逃亡及自縊者一月中四五十人遂放散兵士  
差兩縣村民往往只將稈草送納忻州亦為刈  
下無人般擔配與百姓人戶亦多將稈草送納  
右具如前其諸州軍各稱白草不便不能一一條列  
伏乞特降朝旨速令止絕緣臣昨七月初離汾州見

轉運司已抽晉絳兵士稱於沿邊刈草竊恐即今已下手收刈乞早降指揮放散況勘會本路一年秋稅和糴等草共五百餘萬東慶曆三年一年只支四百餘萬今年馬軍抽減歸京後馬數少於去年其稈草等數必不至闕少今取進止

乞免浮客及下等戶差科劄子

臣昨見河東人民疲弊道路怨嗟蓋自兵革一興調歛繁重今兵未能減用未能節但當卹其貧困稍得均平則民力粗寬怨嗟可息往時因爲臣寮起請將天下州縣城郭人戶分爲十等差科當定戶之時繫

其官吏能否有只將堪任差配人戶定爲十等者有將城邑之民不問貧窮孤老盡充十等者有只將主戶爲十等者有并客戶亦定十等者州縣大小貧富既各不同而等第差科之間又由官吏臨時均配就中僻小州縣官吏多非其人是小處貧民常苦重斂河東諸州并州最大遼州最小并州客戶不入等第遼州盡入等第臣昨至遼州人戶累有詞狀遂牒本州據州狀稱檢估得第七等一戶高榮家業共直十四貫文省其人賈松明爲活第五等一戶韓嗣家業二十七貫文第八等一戶韓祕家業九貫文第四等

一戶開餅店爲活日掠房錢六文其餘嵐憲等州岢嵐寧化等軍並係僻小凋殘之處其十等人戶內有賣水賣柴及孤老婦人不能自存者並一例科配臣勘會慶曆三年一年諸州軍料配惟并遼州火山軍三處第九第十兩等人戶免得配率若并州免得則他處豈可不免蓋由官吏臨時均配是致不均臣今欲乞特降朝旨下河東路一槩將貧民下戶減放差配今具畫一如後

一并州最大在城浮客不入等第遼州最小縣郭浮客盡充等第臣今欲乞將遼州客戶比類并

州特與放免等第其岢嵐保德軍嵐忻等州亦有浮客充等第者緣彼處浮客當屯兵之地經營物力過於主戶尚堪差配遼州荒僻與近邊州郡不同乞特與放免

一臣體問得河北陝西二路州縣科配止於第六第七等今河東除并遼火山三處外並差配下及十等臣今欲相度并晉絳潞汾澤等六州在河東物力比他州富實其第九第十兩等人戶乞與免差配其餘州軍第八第九第十三等入戶並乞特與放免差配取進止

乞免蒿頭酒戶課利劄子

臣竊見河東買撲酒戶自兵興數年不計遠近並將月納課利支往邊上折納米粟近又轉運司擘畫將課利稍多者四十九處並已官自開沽其餘衙前百姓買撲者皆是利薄之處其衙前公人差遣重難百倍往日而酬獎場務有利處官已奪之其見今利薄場務又更有邊遠折納陪填之費充欠課額破家業被鞭扑不堪其苦其百姓買撲者自兵興以來苦於支移輸納並無人肯承替有開沽五七年十年已上者家業已破酒務不開而空納課利民間謂之蒿頭

供輸臣昨至忻州據百姓陳明狀稱元有蓋順天禧四年買撲酒務至乾興元年身死家破什保人陳明等蒿頭代納至今二十五年臣遂差淳縣令王旭於忻代二州一點檢酒戶見今開沽及即日正名身死人戶蒿頭代納者尋據王旭狀列一十八戶係正名身死什保人開沽送納十二戶係並無人開沽只是什保及干繫公人里正等陪納及什保人家破後來承買什保人產業戶下蒿頭代納臣略行勘會二州已有三十戶則諸州其數極多臣今欲乞下轉運司差官遍詣諸州點檢應有蒿頭供納者並與開閣

放免係代保人開沽并正名買撲見開沽人並乞特  
與權免支移邊上三二年所貴利薄酒戶稍獲寬舒  
況今沿邊糧儲不至闕少

舉陸詢武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得西頭供奉官并代州駐泊都監米  
光濟西京作坊使并代州鈐轄王凱四方館使并代  
州鈐轄張充內殿承制并代州都監郝質供備庫使  
并代州都監田肅崇儀副使麟府路都監王吉等六  
狀各為進士陸詢武有材勇又在邊上累曾隨諸將  
戰鬪乞朝廷錄用臣亦曾召詢武詢問其人曾應進

士舉熟知邊事通習兵書善弓馬有膽勇伏乞朝廷  
特賜收錄與一借奉職或縣尉名目安排令於邊防  
或內地多賊縣分展効如後本人犯入己贓及不如  
舉狀臣並甘同罪今取進止

論舉官未行劄子

臣近曾有劄子奏舉河東路提點刑獄張吉乞超換  
一近上使額替王凱勾當麟府路軍馬公事兼奏舉  
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堪充代州通判替李舜元  
各未蒙朝廷擢用臣伏見近日保州兵士作過與國  
家生一大患只為知州通判非人不能早察軍情制

於未亂朝廷以此可為鑒戒王凱在河外不得軍民  
之情及李舜元不曉邊郡事體臣所舉張旨孫直方  
無僥倖但以臣忝在兩制奉朝命巡行邊郡所見  
官吏能否合有陳列兼臣並是同罪保舉伏望朝廷  
特加信納其張旨孫直方早與升擢移換

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

臣近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  
依聞奏訖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  
將帥鎮撫而卒士驕狠相習為常昨自保州變亂之  
後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繼結集不已只如今

來趙牧等本亦別無酷虐情狀只是偶然東試不當  
況自有部署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論訴  
豈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此見雖是官吏乖方亦  
由驕兵好亂臣伏見有唐驕兵逐帥之禍起自河北  
始務姑息養成大患況今河北為國家重地事之利  
害所繫不輕尤宜遠慮周思防微杜漸今官吏敗事  
偶寬責罰未至失刑若驕兵過示姑息一啓其端則  
他時有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  
害其餘官吏各重行責降至今保兵自為得志動皆  
引以為言而即日統兵之官亦自始以為戒軍威日

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茲而馴致也其趙牧等雖為可罪若使重行黜責則河北驕兵結集竊恐自此漸多關啓其端養成後患以此而言趙牧等可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趙牧等欲乞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一河北隣近依舊資序差遣不使驕兵得志而後惠轉滋必欲更行移降事<sup>疑</sup>朝旨定逾時亦未為晚

河東奉使奏草卷下

右河東奉使奏草一卷按仁宗實錄慶曆四年四月己亥上謂輔臣上封者數請廢麟州以其饋糧勞民利害如何章得象曰麟州四面蕃漢戶皆為元昊所掠今野無耕民一路困於饋運欲更為寨徙其州少近府州以省邊民之役上曰州不可廢但徙屯軍馬近府州別置一城亦可紓患乃命右正言知制誥知諫院事歐陽脩往河東與轉運司同計置沿邊糧草初本路轉運使張奎鑄鐵錢於晉州民多盜鑄而知并州楊偕請徙麟州於合河津又晉州鑿課歲虧併下脩計度之此卷乃當時

奏報也按公乞罷刈白草劄子云七月初離汾州  
又水谷夜行詩我來夏云初素節今已屆殆以是  
月末至闕八月復出為河北都轉運使當時行狀  
墓碑不云有河東河北秦草惟摘取其要切數篇  
入奏議集今既備載二書則奏議不必重出止就  
逐卷存其事目使來者有考焉又仁宗實錄及李  
燾長編所收間與此小異蓋經史氏筆削詳具奏  
議第十六十八卷後

舉米光濟狀末云今欲具狀奏聞相度銅利欲牒  
孫巡檢或者除去欲字是未知古今具稟吏文如

此既云奏草自不須去

條列文武官材能劄子可幹者九人

雖是九項而有十人姓名見本文

論永寧軍提獲作過兵士劄子

此是河北事而元本載之河東奏草末未

詳始以為戒

始字恐誤

